

宗教殿堂—— 人类心理困惑的“避难所”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蒋云根

目前,全世界共有46亿人信仰宗教,各种各样的宗教派别毫无顾忌地冲向高速公路,冲向摩天大楼,冲向高等学府,冲向酒吧和迪斯科舞厅,冲向工作场所和生活社区。在我国12亿人口中,信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者总计达一亿多人。在五大宗教之外,一些地方的“民间信仰”异常活跃,国外的一些“新兴宗教”试图渗透进来,一些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无孔不入的渗透和分裂活动,还有各种邪教正在兴风作浪。对于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有的人说,现在是有神论有人传,无神论无人讲,如此下去,宗教就是和平演变的基础;有的人提出,宗教无非是一种攻心之术,而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却软弱无力,攻心乏术,致使宗教有了可趁之机;有的人认为,讲真善美,科学是真,艺术是美,宗教就是善,现在社会上精神空虚、道德败坏的问题突出,多一点信教,可以使人心向善,优化社会道德风尚;有的人批评道,现在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失之过宽;有的人抱怨说,政府对宗教干预过多,是新的政教不分;等等。

尽管人们对宗教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作出迥然不同的评价,但宗教的存在与发展却并不以谁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二百多年以来,宗教与科学这对曾经势如水火的两大文明,居然开始和平共处其乐融融,包括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人在内的大发明家、大科学家既是科学伟人,同时又是宗教信仰者;一些计算机技术人员、生物工程研究人员、天体物理研究者和宇航员也加入了宗教信仰队伍。人们不能不问:宗教经久不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它究竟具有何种魔力能够将越来越多的善男信女吸引到神灵面前顶礼膜拜?

宗教得以存在的重要心理基础是信仰。不信仰某种超自然物,就不可能有宗教本身、宗教祭奠及宗教制度的各种形式。作为一种特殊的情感和心理

体验,宗教信仰具有自觉、自愿等特征,而这种自觉、自愿的情感投向,又是同个体的心理需要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宗教信仰从本质上是源于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又是复杂多样的。马克思曾将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当代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划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等五个层次。人们需要的多样性与个人能力的有限性构成一对永恒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人类一切心理、一切行为也包括宗教信仰的终极根源和动力。马克思说:“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些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那他就什么也不能做。”正是在寻求满足需要的过程中,某种宗教思想、宗教理论赢得了信仰者;或者讲,人们之所以确信、崇敬并皈依某种宗教,其目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特定需要。需要是宗教信仰的源泉,而人的需要具有社会性,是个不断发展的概念,为此,我们在考察宗教信仰的心理基础时,必须立足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从社会发展的实践出发,去探讨社会变迁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与冲击,分析人的心理需要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微妙关系。以下从4个方面来分析:

宗教信仰反映着人类对 终极关怀的心理需要

当代宗教一般把宗教理解为一种人的生活的总体方式,它反映着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类对精神生活终极的、无限的、无条件的关注。由于宗教所反映的人类追求,乃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探求——灵与肉、生与死、善与恶、美与丑、今生与来世等等,全都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终极关怀,都是一些极端理性化同时又为人们所特别关注的课题,但

这些课题恰恰都是人类智慧难以运用理性予以说明，因而只能通过信仰的方式获得慰藉。“宗教的前提，是意志与能力之间，愿望与获得之间，目的与结果之间，思想与存在之间的对立与矛盾。”（《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462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反抗死亡》一书的作者E·贝克尔说，在所有动人心弦的事情中，对死亡的恐惧是首当其冲的。对生的期望与对死的恐惧，这是人类的一种普遍心理。这种惧死恋生的本能心理促使人类不懈地去探求解决生死困惑的途径，这样，人的生死问题自然成为人类终极关怀的第一大课题。

针对人类无法摆脱的惧死恋生心理，宗教为这种无所落实的心理空虚开辟了具有超越意义的诱人通道。源于中国的道教宣扬“现世报”，为善男信女们指出了一条通过修炼达到“长生不老”的永恒境界；基督教在“上帝创世说”与“原罪说”的基础上，以“两世报”的说教将人类得救的希望目标锁定在来世，使人的生命得以在脱离现实世界后能够在彼岸世界得到延续，它要求信徒通过皈依、信仰上帝，以获得来世的永恒，从而缓解人对死亡的恐惧心理；佛教则以其独树一帜的“三世因果报应”说宣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生死哲学，并在生死之外开辟了一条生命超越的途径和境界——圆寂，以此消除人们对生的迷恋和对死亡的恐惧。由此可见，各种宗教生死智慧和生命超越思想，都以不同的方式致力于满足潜伏于人类心理深处的对生命最终命运的终极关心，为人的死后世界打开了一扇透进阳光的天窗，使人的生命拥有一个永恒美好的理想归宿。这种具有非理性色彩的许诺恰恰适应了人类自身难以摆脱的对终极命运的非理性心理需求。正如美国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人必有一死这一点注定人人渴求永生，害怕死亡，只有当人们有可能相信并且真正地相信存在着天堂和地狱的时候，对死的恐惧才能得到缓和或节制。

宗教信仰体现着人们某种超越性精神需要与心理寄托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有不少信徒
万方数据

在理智上虽然并不信神，并不认为有上帝或天国的存在，但却因信仰因素而逐渐形成浓厚的宗教感情，自觉地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在人的正常心理结构中，普遍存在着一种追求信仰的倾向，需要某种精神方面的寄托。人的这种心理倾向与需要平时一般深藏于潜意识中，而当心理失调时则会涌入表象意识。宗教既是信仰，又具有超越性，是其他信仰所达不到的。宗教作为意识形态，其高明之处就在于它能够满足人的超越性。宗教追求什么？追求超越的真、善、美。宗教中上帝的天堂、神的王国、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至善至美的；宗教所追求的境界，又是完美无缺的。而在现实生活里，在有限的人生旅途中，苦苦追索完美的人们却总是难觅纯真、纯善、纯美，所以只能寄托于未来的、哪怕是虚无缥缈的真、善、美。某女大学生坦率地说，在教堂庄严的圣诗声中，灵魂仿佛得到了一种净化和安宁。

宗教信仰为一些心理缺损者打开求助之门，提供了心理避难场所

人在现实生活中，在追求自身发展中，必然会遇到主客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一是要改造主观世界，二是要改造客观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没能达到自己主观要求时，会自觉修正自己的主观要求和愿望。因此，人们改造主观世界的更广的含义必须包括改造、调整那些正确的、暂时还不能实现的愿望，这是人类思想意识发展中一个深刻的内在矛盾。虽然这一矛盾在现实生活中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可是在精神上却不能（也不允许）留有空白，这样，一部分人就可能到宗教中去寻求补偿，将宗教作为一种维持自己心理平衡的“调节器”。例如，有些下岗人员，在不能很快就业的情况下，容易陷入精神空虚、无所适从的苦闷状况；一些退休人员一旦离开工作了几十年的岗位，难免产生心理落差，滋生出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他们参加宗教活动，就是为了摆脱这种难以承受的精神困惑状况，寻求某种心理上的补偿。某些意志薄弱、怯于同命运抗争者，当他们在工作、事业或者生活上屡屡受挫，特别是处于绝望境地时，往往容易产

生一种特殊的爆发性宗教渴望，祈求“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上帝来拯救和帮助他们。再加上世俗的诱惑总是如此之大，时时激发着贪欲、激忿、愚痴、浮躁、焦虑等等人的内生命意欲，搅得人心难以安宁。而人的心灵不能长久地、孤寂地四处漂泊，总是要有所寄托。自然，强者有强者的寄托所，弱者也会寻找适宜于自己心灵的寄托场所，这是人的一种生存本能。实际上，当一个人的心灵已无所寄托时，生存对他而言可能已成为多余，这种心灵寄托的本能本质上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无意识的本能。这样，当个体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感到实在难以把握，并且又找不到其他可以获得帮助的途径时，便可能求助于上帝，希图通过自己的虔诚之情，打动上帝的仁慈之心，为自己点燃一盏希望之灯；或者将宗教视为一种心理避难所，通过对上帝的信仰熨平心理创伤，达到心理平衡。

宗教信仰满足了人 内在的非理性冲动

一般认为，人是理性动物。正因为人具有理性能力，才有可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宗教是一种非理性化的意识形态。”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对宗教的评判。那么，理性的人为什么会信仰以非理性为基本内涵的宗教呢？这同心理结构的多重性相关。人作为主体，其精神生活并非纯理性的，在人的心理范围内，除了理性因素之外，同时还存在着种种非理性的成分。如直觉、潜意识、情绪、灵感、习惯、信念、本能的欲望，等等，即所谓主体结构中的非理性因素。非理性成分的作用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倾向，当非理性的成分完全脱离理性的约束和指导而寻找出路时，它的作用就往往是消极的。对宗教的信仰一般应纳入非理性的范围，宗教信仰的产生，总是在理性因素对非理性因素活动失控的情况下发生的。人处于一种具有普遍联系的环境之中，为了生存，不仅需要认识自身，还需要认识人与外部世界的种种关系，不管这种关系是实在的还是虚幻的，这恰恰反映出人所特有的理性精神。但人类所要追索的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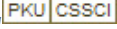
多答案，有些非人类理想所能解答，尤其是深入到终极问题，更是反映了理性智慧的有限性。为了寻找出路，只能求助于非理性的帮助，这就是宗教信仰。正是由于人类心理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交织与融合，从而为以非理性思维为基本特征的宗教信仰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这也是宗教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心理背景。

人所具有的理性追求与种种非理性思考，为宗教信仰奠定了重要的心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心理特征也很有可能被邪教所利用。必须指出，邪教不是宗教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法律概念；邪教组织不是宗教组织，而是一种邪恶的社会势力；“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邪教组织扩张人们心理上所存在的非理性因素成为推销它们那套歪理邪说的突破口。尽管各种邪教的教义俱各有别，但在俘虏信徒方面使用的手段则大致相同，通常有催眠、诱导意象和间接的暗示等心理控制法，使信徒处于某种痴迷、着魔状态，失却自我。美国邪教问题研究专家西格尔曼说：邪教主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心理学家，他们知道，对信徒们予以心理暗示和心理诱导，就会使他们沿着自己的思路按部就班。

宗教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认识论根源，有其深厚的土壤和一定的公众基础，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宗教可能发挥积极或消极的社会功能，故而不能用行政力量去制止宗教。江泽民同志1993年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作了3点指示：一是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二是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三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三句话是对党在社会主义时期有关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高度概括。至于对具有反社会性质的邪教，我们在予以取缔、打击的同时，还应重视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心理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探索它们萌芽、生长与蔓延的社会气候与心理背景，努力从源头上堵塞各类邪教生成与传播的通道。

编辑 任建英

宗教殿堂—人类心理困惑的“避难所”

作者: [蒋云根](#)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刊名: [探索与争鸣](#) 
英文刊名: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
年, 卷(期): 2001, "" (7)
被引用次数: 0次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tsyzm200107017.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127be0ef-a68c-4d68-bf80-9e4d00784c22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